

NEW CLASS SIGN

五楼的萨克斯

WU LOU DE SA KE SI

朱宏著

丛书主编
刘志学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课标课外阅读能力提升丛书

NEW CLASS SIGN

五楼的萨克斯

WU LOU DE SA KE SI

朱宏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楼的萨克斯 / 朱宏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2

ISBN 978-7-5699-2231-8

I. ①五… II. ①朱…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886 号

五楼的萨克斯

WULOU DE SAKESI

著 者 | 朱 宏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梁明德 吴 霜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警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36501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155mm×220mm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23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31-8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五楼的萨克斯

- 生活的面目 /1
穿过黑发的你的手 /4
爱的细节 /7
家 宴 /10
弃 和 /13
规则之外 /15
丢失的睡眠 /17
程 序 /20
麻将经 /23
单 吊 /26
碰 撞 /29
MBA 的旁听生 /32
最后的麦收 /35
你们的声音 /38
相 公 /41
吃 牌 /43
点 炮 /46
拍下一生的祝福 /49
儿子的同学来吃饭 /52
耳 机 /55
大阿姐 /58



五楼的萨克斯

- 情绪优化大师 /61
- 追星的女孩 /64
- 幸福街 /67
- 大事儿 /70
- 阿 漠 /73
- 渴 /76
- 五楼的萨克斯 /79
- 迷 失 /81
- 第四个生日方案 /83
- 我，以及我兄弟的情史 /86
- 掌旗手 /89
- 思念的方式 /92
- 许愿树 /94
- 国际玩笑 /97
- 做 头 /100
- 张铁板年谱 /103
- 文 心 /106
- 恐高症 /109
- 改造我们的器官 /111
- 空降兵 /114
- 过来看看你 /117
- 关于重要会议的汇报 /120
- 加倍流逝的岁月 /123
- 非典型性郁闷 /125
- 黑 脸 /128
- 一面之缘 /131



五楼的萨克斯

- 游 戏 /134
- 父亲的讲究 /137
- 收 获 /140
- 清蒸鳊鱼 /143
- 企业形象 /146
- 关于一次出行计划的研讨 /149
- 废墟上传递的短信 /152
- 抓住萌萌 /155
- 相忘于红尘 /157
- 生命的旅程 /159
- 房 子 /170
- 我的地盘谁做主 /173
- 王五斤 /176
- 请美女吃饭 /179
- 信息药片 /182
- 好 茶 /185
- 荷叶芯儿 /188
- 协 议 /191
- 演 员 /195
- 学 费 /198
- 俩师傅 /200
- 马家红汤馆 /203
- 心 态 /206
- 董事生涯 /209
- 一念之差 /212
- 我是你弟弟 /215



五楼的萨克斯

- 站牌后的小店 /218
最后一块蛋糕 /220
完美婚姻 /222
琥 珀 /225
田纳西华尔兹 /228
一起等待的冬天 /231
所谓浪漫 /234
青涩之年 /237
心随弦动 /240
小米的爱情萌芽 /243
朵朵会不会来 /246
死循环 /249
集散地 /252
糖精一样甜的爱情 /255
喝酒了吗 /258
美好的约会 /261
车间里的老式爱情 /266
画 鲤 /269
花 旦 /271
狼人归来 /274
狗药师 /277
对 手 /280
惊弓之鸟 /283
丰陵渡 /285
骨 笛 /288

生活的面目

办公室的孩子们都有一个装模作样的英文名，这是那个中国脸美国芯儿的杰克唐提议的。而杨清芳还是杨清芳，一个保洁员又不和美国总部联系，没有必要费那个劳什子。杨清芳上到20楼，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待窗明了几净了，地板上的水渍干透了，杰瑞、玛丽们就上班来了。

杰克唐有些神经质，一上班就把杨清芳叫到了经理办公室。

杰克唐用标准得有些生硬的普通话说说，杨，你看看这盆绿萝。

杨清芳查看了一下吃惊地说，呀，病了。

杰克唐说，能好吗？

杨清芳用半是征询半是肯定的口气说，拿到我家养两个月吧。

歪？杰克唐用一个英语单词表达了他的疑问。

杨清芳听懂了，她回答说，花花草草养在这么高的楼里，接不上地气，所以才会生病；再说了，这盆绿萝在这里太孤单了，孤单也会生病。

杰克唐不解地抬抬眉毛说，你的理论很有意思，随便你处理吧。

绿萝只在杨清芳家里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这一个月里它在杨清芳的侍弄下精神了、舒展了、妩媚了。杰克唐眯起眼睛看过去，看见了身着绿色裙装在舞蹈的少女。挨服了油，他由衷地说了一句公司里

的孩子们常说的中式英语。他同时接受了杨清芳的好意，收下了杨清芳带来的文竹和海棠。杨清芳解释说，拿来给绿萝做个伴儿，花草们有了伴儿才会高兴，高兴才能长得更好。杰克唐说，你的理论听起来很有意思。

公司人数不算太多，午餐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请个厨师来做饭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叫外卖。一到中午，会议室里就弥漫着闻起来很精致的饭菜香味儿，整个下午这气味儿都隐隐约约贼头贼脑地挥之不去。杨清芳属于物业公司派来常驻的保洁员，虽然和他们工作在一起，却并不是这个公司的成员，因此午餐需要自己解决。杨清芳总是在茶水间吃饭，在茶水间里把早晨带来的饭盒在微波炉里转一圈，一餐既家常又营养的午餐就可以享用了。

最先发现杨清芳手艺的是玛丽。那一天的便当大概是咸了些，玛丽吃到一半就跑到茶水间接水喝。这时候杨清芳正在有滋有味地吃着自己的午餐。玛丽问，杨姐，什么菜啊？杨清芳说，熏鱼，你尝一块吧。玛丽于是就捏起了一块熏鱼。这一尝，杨清芳的手艺就冲出了茶水间走向了全公司。

已经有很多日子没有人吃她做的饭菜了，让她的厨艺无处释放，爱无处释放。杨清芳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丈夫在地下长眠，都无福享受她的厨艺，她很高兴和孩子们——她总是把公司这些年轻职员看成孩子——分享她的美食，那以后经常会多做些菜拿来给孩子们品尝。她没感到有任何负担，在头一晚准备第二天食材的时候，想到那些孩子，包括那个美籍孤老头都可能会品尝到她的手艺，心里就充满了满足感。玛丽发掘了她，顺带着把她生活的快乐都发掘了出来。

那天午餐的时候，杰克唐想到了什么，他放下饭盒走向了茶水间。杰克唐说，杨，我吃过你的菜，有家的味道，你不想去跟大家一起吃饭吗，花花草草都在一起才高兴，对吧？杨清芳笑笑说，您的话真有意思。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圣诞节本来只是杰克唐一个人的，但是年轻的职员们学会了过圣诞节，就酝酿着平安夜到哪里“哈皮”一下，“哈皮”的前奏是先到哪里美餐一顿。他们自然就想到了杨清芳，央求杨姐主理这个前奏。杨清芳应承了下来，把这个前奏放在了自己家里。

杨清芳使出浑身解数，料理出一桌中西合璧的家宴。杰克唐喝了一点酒，眼睛再也离不开忙前忙后的杨清芳了。躲在喧闹背后的杰克唐溜进了厨房。杰克唐说，我这棵孤独的草也要病了，你愿意收留我吗，花花草草在一起才会高兴。杨清芳吃惊地转过身，在杰克唐的眼睛里看出了鼓励和欣赏的意味。

穿过黑发的你的手

想当木匠的阿发接到的第一桩活儿，居然是和自己的业务方向相反的，就像是建筑工人奔着盖高楼大厦去的，到了工地，分配到的工作居然是拆除眼前的建筑。阿发的第一个工作不是给这个门店装修，而是要把门店里原来的装修拆除。

阿发站在架子上用锤子敲敲打打的时候，店主抱起一个木制的缺了两只手的模特扔在了马路边。模特的头磕在马路牙子上发出了重重的响声。阿发的头疼了一下，产生了一阵眩晕，差点从架子上跌下来。他想，这个女人如果是沈鱼儿，怕要疼得喊我过去帮她揉一揉了。阿发强迫自己不再去看门外那个模特，但是越强迫眼光却越是要往那边瞟上一眼，瞟一眼，心里就禁不住地战栗一次，好像沈鱼儿真的摔在了那里。

天色就在阿发一榔头一榔头的敲击声中黑下去了。

阿发走到模特身边的时候，模特已经在柏油路边躺了几个小时。阿发轻轻地把模特扶了起来，生怕弄疼了她。模特有着凸凹有致的标准身材。她的裸体让阿发感到了一些不自在，但他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把模特抱了起来。店主在他身后说，其实不用你管，明天清早环卫会来收走的。

阿发把模特带进了自己借住的地下室里。他打来水，湿了毛巾，把模特擦洗了一遍，在毛巾拂过模特敏感地带的时候，模特其实并不会

敏感，阿发却敏感得心跳加速了。“沐浴”过后的模特摆着撩人的“颇似”，周身散发出逼人的青春气息。阿发在床沿上坐着，盯着模特看，从模特的神态中看出了些沈鱼儿的影子，怅惘从心底漫了上来，又从眼眶溢出了。

那是一场乡村里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半路被斩断的恋情。他们还没有发展到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时候，最亲昵的举动无非是沈鱼儿给阿发洗头，沈鱼儿两手泡沫，在阿发同样满是泡沫的头上抓来抓去，抓得阿发心里一阵阵地酥痒。阿发和沈鱼儿的地下恋情没出半年就被捉住了。沈鱼儿的爸爸沈老板是镇上响当当的人物。响当当的人物是绝不可能把沈鱼儿嫁给软塌塌的阿发的。沈老板的气势压制住了沈鱼儿，这个本也不那么倔强的姑娘很快就顺从了，答应不再跟阿发来往。这场恋情就这么轻易地被镇压了，没有闹出什么大风大浪飞短流长。沈鱼儿很快在爸爸的张罗下投入到了一场物质至上的爱情中去了，幸福倒也是蛮幸福的，至少看起来如此。

小镇的一切都浸透了伤感，于是阿发出逃了。

阿发在心里对着模特说，以后你就是沈鱼儿了，我就叫你鱼儿吧，我要给你安两只手。阿发说完看到鱼儿似乎笑了一下，那意思是挺喜欢阿发给起的名字，或者是为自己能有一双新的手而感到欣慰。阿发觉得应该给鱼儿穿一件衣服，于是翻遍了自己的行李，最后拿了一件大汗衫给鱼儿套上了。

阿发白天在工地干活，到了晚上就在地下室里拿锉刀、刻刀这些小工具在木料上琢磨。在艺术家的眼里，人的手是最难描摹的，更何况一个还没学成的木匠呢。阿发费了一个月的工夫做成了第一只手，可那只手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女人的手，甚至那根本不像人的手。阿发看着鱼儿手臂上长出的奇怪的手，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对鱼儿说，你先将就一下，会有两只好看的手的。

阿发做手做到了痴迷的程度，省下钱买了几本杂志。杂志上的手很

漂亮，但是那些平面上的手怎么也无法在阿发的概念里变得立体起来圆润起来。阿发决定去观察真正的女孩的手，他在商场里偷看那些女营业员的手，甚至借故在美甲的柜台前停留。美甲店的营业员发现了阿发，对阿发揶揄道，你都来了好几次了，你也想做指甲？阿发被她的问话吓得跑开了。

阿发把他做的十几只手放在袋子里，去找群艺馆的雕塑家。雕塑家叼着烟斗，仔细看了看那几十只手，摇了摇头。雕塑家问他为什么只做手，阿发就把实情告诉了雕塑家。雕塑家被阿发单纯的动机感动了，对阿发说好吧好吧，我教教你。从那以后，阿发就经常出现在了雕塑家的工作室里。

那天晚上，阿发从雕塑家的工作室出来，一路狂奔。就在刚才，雕塑家看了阿发制作的一双新的手，雕塑家微笑着说，不错，可以交给你的鱼儿了。阿发大步跑着，心里想着鱼儿，一不留神摔了个跟头。他并没有觉得疼，他坐在地上，兴奋地抓着鱼儿的手朝自己纷乱的长发拂去。在阿发的感觉里，繁华的大马路在这时只剩下了他和鱼儿两个人。

爱的细节

资深“剩女”阿兰给各办公室派发了大红的喜帖，公司内部立即轰动了。阿兰的地下工作做得这么好，连内部的狗仔队和大嘴们都没有闻到味道，更别说给大家提供什么娱乐播报了，于是各办公室的午间一小时就成了阿兰的专题时间。大家关心的是，那小子，那个幸运的小子是谁。到底是谁！

阿兰在公司里做人力资源专员，阅人无数，眼睛毒得能看清人的五脏六腑。工作时间长了，养成了冷静、客观、爱审视、爱挑毛病的职业病，她的语言尖刻得能刺穿人的身体。应聘者，经她的生杀予夺幸存下来的实属凤毛麟角；而最终获得公司聘用的，无不有一种踏着前辈的遗体才获取最后胜利的感慨。她对得起公司，经她这么甄选出来的员工无一不是行业的白骨精。白骨精者，白领骨干精英也。

坏就坏在她的职业病上。职业病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她的生活，影响到了她的爱情。一波一波的男孩们在她严苛的筛选下不是现了原型就是落荒而逃。阿兰说，挑选职员是为公司负责，挑老公则要为自己一辈子负责，绝不马虎，绝不将就。在不马虎不将就的原则下，剩女阿兰逐渐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了资深剩女。眼看身边的女性们或穿上了婚纱或挺起了肚子，阿兰心里也很着急，好男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其实阿兰对于好男人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很清晰，有时她甚至连那些

淘汰者们表演好男人的机会都没给，总是草草地把他们拖出去就砍了。曾经有一位疑似好男人，有房有车的一只“海龟”，陆毅的模样。阿兰以为这次可以解决问题了，就在“陆毅”的小车里逛来逛去地逛了两星期。那天晚上，咖啡吧里灯朦胧乐朦胧，“陆毅”的双眼也朦胧。“陆毅”朦胧地说，到我那儿去吧？情人间谁都明白这话的意思，阿兰当然也不是傻瓜。她很客观地说，不早了，我妈让我早点回去睡觉。实际上，她妈远在千里之外呢。阿兰在心里狠狠踹了“陆毅”几脚，心说关系是这么随便发生的吗？看来这回碰到了花心男。于是快刀斩乱麻，把“陆毅”处斩了。任凭那边的电话怎么解释，就是不肯再续“前缘”了。

结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同事们参加婚礼的热情空前高涨，仿佛都承担了历史使命似的，都要亲眼见证剩女阿兰出嫁的盛况。婚礼在一家中档饭店举行，简朴得仿佛倒退了三十年。阿兰挂在新郎的右臂，幸福得像花儿在开放。但是，大家惊讶地发现，新郎西装空空的左衣袖正随着他们的步伐在空中轻轻地摇摆；也就是说，新郎是一个独臂人。怎么可能？我们的HR这回看走眼了吧。人们在心里惊呼。

照例，新人们要在主持人的逼供下交代恋爱经过。阿兰从主持人手里抢过了麦克风，婚礼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人们屏住了呼吸等待一个谜底的揭晓。

阿兰道出了他们的恋爱经过。

对现实世界心灰意冷的阿兰移情于网络。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聊聊岛田庄司的侦探小说。见面之前阿兰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独臂人。面对面坐着，阿兰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那只空空的袖管。喝了咖啡他要送她回家。他们在路上靠右走着，他始终走在阿兰的左边；而当他们过了马路拐向另一条街的时候，他又绕到阿兰的右手。这样的绕来绕去有四五次之多。阿兰笑了。阿兰说你怎么绕来绕去的，听说男士都喜欢走在女士左边，右臂等着挎着女士。阿兰觉得他脸红了。他沉吟一下说，我告诉你我左胳膊是怎么丢的吧。

他说三年前他处过一个对象，像保护文物似的处处保护着她，走在街上从来不让她走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一侧。他多么希望这种保护只是一个形式，能让她感到体贴就行了，不想却在一次车祸中派上了用场，那只胳膊就随滚滚车轮而去了。女友趴在他病床前哭了三天，最终还是分手了。他说，我挽救了她的生命，却丢失了我的爱情。这个走在人行道外侧的细节让阿兰感动了好一阵子。

阿兰含着热泪对来宾们说，职场教科书上说，细节决定成败，他的这个细节打动了，让我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有安全感，就这样我们交往到了今天。

宴会厅里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家 宴

万德福自我感觉厨艺很好。这份自信从哪儿来的呢，还是源自一次家宴。那时候万德福的妻子还在单位当个小头头，人缘不错，逢年过节常召集聚会。有一年的聚会就安排在家里，万德福在妻子的威逼下提勺下厨。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全无掌勺经验的万德福，横竖也弄出了八冷八热十六道菜，尽管菜系混乱，做工粗糙，倒也赢得了一致赞赏（大约是客人们太客气了吧），那道名曰“上海乡下卤蛋炖肉”的大菜甚至引起了举座哄抢，成为日后万德福的拿手节目。

万德福发现自己居然有烹调的天赋，自那以后动不动就想开勺。当然“成名”以后的万德福是不会轻易在日常的用餐中下厨的。日常饭菜，由妻子料理，万德福总是手捧一张文摘类报纸，等着妻子“传膳”。妻子有时喊，老万你也不来帮下忙。万德福会理直气壮地搬出那套理论，你哪儿见过行政总厨亲自下厨的。人多，有聚会，万德福才想展示一下身手。

后来，万德福妻子的单位解散，一干同事联系渐少，聚会从此取消，家里的餐桌日渐沙漠化和边缘化。万德福这边的同学聚会呢，自有讲求精致的、腰包丰满的同学操心，故此总在饭店举行。万德福也总想邀几位同学到家来吃饭，饭局的主委们说，得了吧，累死累活的，再说了到你家也不敢放肆地和女同学开玩笑啊。也是，尽管年过不惑，但那